

壮语的粘着型动词范畴标记*

——一组“后附音节”的结构分析

薄文泽 李旭练 侬常生

[提要] 武鸣壮语动词经常后附-*au*、-*ak*一类固定音节，以往的研究称之为“后附音节”。本文通过形式和意义两方面的分析，认为它们形式上属于粘着型附加成分，表达的语法意义是处置，其中-*au*、-*ak*是表达处置的构形标记。这说明壮语语法里除语序、虚词以外还存在粘着型动词后缀。

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以来的研究工作揭示了我国汉藏语系很多语言的动词、形容词、名词的后面可以加上一些描绘性的音节，这些音节在语音上有一定的规律性，表达特定的语法意义。侗台语族语言里这类语言现象尤其丰富，就壮语而言，这类形式被统称为“后附音节”。据梁敏（1982），大部分地区的壮语都存在动词、形容词、名词后附音节（名词加上后附音节后一般变为形容词性成分）。这些后附音节的性质是构词还是构形？表达的语法意义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早期的壮语语法研究著作倾向于把它们处理为词尾（《壮语构词法概要》、《壮语武鸣话语法》）。八十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提出要重新认识这类现象，在分析的过程中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称之为“后附音节”，也有人称其为“后缀”。

我们在对台语支语言的观察中，感觉壮语有些动词后附音节形式固定，与动词的结构关系在各地基本一致，表达的语法意义也相对固定。在历来学者的论述中，对壮语这些结构的形式描写很接近，而对其意义的认识则比较模糊。本文试图梳理前人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对一组特殊的动词后附音节在形式与意义的联系上做一个试探性分析。这类动词的后附音节现象在壮语各个方言土语中都普遍存在，值得注意。它们在武鸣壮语里的形式是-*ak*、-*au*⁵，以往的研究多有涉及，-*ak*一般释为“随便、索性”，-*au*⁵一般释为“催促”。

一 前人的调查和研究

最早记录壮语动词后附音节的是李方桂先生。在《剥隘土语》词汇列表中，李先生在列出动词条目时也将动词加这类后附音节的形式列成一个词项，翻译为“V+了”，如“*taai*⁴*ti*⁴死了，*teu*⁴*ti*⁴*ʔook*⁴*tau*¹跑了出来，*ti*⁴*ti*⁴趴了”等，或将后附音节翻译为“到、起、住”等，如“*ti*⁴*ti*⁴趴到，*ti*⁴*ti*⁴背起，*ti*⁴*ti*⁴拿住”。有些动词声母相同，所以它们的后附音节也相同，

* 本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型词汇语音数据库的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批准号：12&ZD174）和北京大学东盟博览局小语种实习基地“泰语高年级教材建设”项目资助。

李先生有时也将这个后附音节单独列一个条目。故事部分李先生也记录到了这种形式（下划线的是李先生记录的动词及其后附形式），例如：

moo-lmii lkiilaaianii-lmii ltuu lmuu-tiin-lee-pjaai lkwaa-laa-lmai-l, tee-lsuu-tin-lij lcin lcin lmaat-lsuu-l ee-lau-lon-ɔŋ lka-m-lcau-ltuu lmuu-tiin-pai-l, tuu lmuu-luu-lii-luu-lin-l, ?it lki-l-lee-l~~taai-l-tii-l~~.

没有多久，有一个大野猪走过树下，他就瞄的准准的，一枪打在那个野猪的头上。那个猪滚来滚去，一会儿死了。（P7）

laau-lai-ltaang-lcin lniin-ɔŋ l-pai-l-jiuu-l, taŋ lteem-lten-ltuu lmuu-lmee-ltəə-l-lai-l-nin lniin-lon-ɔŋ ltau-l, ha-l-lik ltee-lkin-l-paa-l.

官真的跟去看，到那里，那只母猪当真睡了下来，给他的儿子吃奶。（P20）

tee-lloo-lnee-lsiin-l-paa-l-pii-l, suu-ljam-ltin-lpai-l-?au-l, teeu-l~~tii-l~~-?ook-ltau-l, hin-ltau-lkin-lfan-l-taau-l, tee-l-laa-u-l-fii-l-jiuu-l-han-l suu-l-?au-l-ɔŋ-l-pii-l-tuk-l~~tii-l~~, tii-l-taau-l-tau-l-laan-l.

他知道是宝贝，就放轻脚步去拿，跑了出来，上了岸了。他怕人家看见，就拿一件衣裳裹住，拿回家里来。（P30）

李先生还记录了一些重叠形式，如 kin-lkii-lkin-lkii-l “急急忙忙的吃了”， cip-lcii-lcip-lcii-l “连忙拾了”。李先生剥隘土语语料中关于-ii 的记录是目前所见这类后附音节最丰富的自然语料集。

最早系统研究壮语这一语法现象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一工作队（以下简称“工作队”）。1958年出版的《壮语方言语法的几个问题》中专门讨论了“动词后面加 ak、au⁵韵的情况”（为阅读方便，本文用国际音标转写原著中的壮文，下同），指出：

在壮语中某些动词后边加上与该动词声母相同而韵母为 ak 的音节（如 kum¹ka:k⁷，随便吃，ram³ra:k⁷，随便砍掉，tat⁷ta:k⁷，随便剪掉，nin²na:k⁸，随便睡，sau⁴ca:k⁸，随便买，euk⁸ca:k⁸，随便捆），有些动词后面可以加上与该动词声母相同，而韵母为 au，调为第五调的音节（如 kum¹kau⁵随便吃，ram³rau⁵，随便砍，tat⁷tau⁵，随便剪，nin²nau⁵，随便睡，sau⁴cau⁵，随便买）。有些土语区上述两个音节必须连带运用，分别附加在同一个单音动词后边。经过我们调查研究，大部分地区是有动词加音的这种形式，在语音上也各有其差异。在意义上，除某些地区有广狭的区别外，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是一致的，均表示随便、催促的意思。

至于上述后附音节所表达的意义，该文认为，“上述三种形式大多数地区都是表示催促和随便的意思，但有些地区表示的意义也略与此不同。如：

（1）东兰、田阳、百色单用 kum¹kie⁵是表示索性（按：原文做‘索性’，从下文内容看当为‘索性’）与催促的意思，连带用的时候，kum¹ki¹kum¹kie⁵（快吃，索性吃）也是表示索性和催促，但程度比单用时要深。

（2）巴马表示索性和催促，隆林表示索性和随便；德保、靖西、睦边表示随便和催促……”

根据这份资料，虽然个别县份，如河池、宜山、柳城等没有看到这类语法现象，但存在这一现象的调查点已遍布所有土语。从各地材料来看，具有普遍性的动词后附音节有两个形式，组成方式各个方言土语基本相同，表达的语法意义也基本相同，都是表示“索性、催促或随便”。可以看出，工作队对壮语这一语法现象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当时对所谓后附音节的形式和意义的分析，也是后来学者研究的重要起点。然而由于每个调查点能够看到的语料太少，所以我们无法对其结论进行系统的分析，而只能接受其分析结果。

袁家骅(1958)对此进行了形式和意义两方面的分析:

复音动词的主要形式是利用双声和叠韵的手段构成的。叠韵式动词数量比较少,……双生式可以细分为三个小类。……第二小类由一个单音动词加构形的词尾构成,词尾的韵母是-a:k和-ek,前后音节不但声母相同,并且调类属奇数或偶数(相当于汉语的阴阳调)也往往保持一致。词尾-a:k和-ek的元音一开一关,有区别细微的意义差别的作用。这样构成的动词可以重叠,但是重叠形式只能是AABB,不能是ABB,这似乎说明两个音节是同样重要的。-a:k表示动作漫不经心或任意随便的情态,-ek的含义相差不多,只是动作比较轻微些。……第三类构词的词尾的韵母是-auu,表示动作的发动或者表示催促,没有重叠形式。……-auu这一音节读第五调或第六调,调类属于奇数或偶数同词根往往一致。

-a:k, -ek, -auu应该在词典里成为独立的条目,举例说明用法。

1980年出版的《壮语简志》对这一现象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

表示行为、动作的动词,能加词尾-Xauu⁵和-Xa:k⁷分别表示催促和随意处置的意思(X表示与动词相同的声母)。例如:

pai ¹ pau ⁵ ! 快走!	ɣam ³ ɣa:k ⁷ 索性砍掉
去	砍
还有‘动+Xa ¹ +动+Xauu ⁵ ’的重叠格式。例如:	
tam ³ ta ¹ tam ³ tau ⁵ 快织(布)吧	sak ⁸ sa ¹ sak ⁸ sau ⁵ 快洗吧
织 织	洗(衣)洗
tok ⁸ ta ¹ tok ⁸ tau ⁵ 快读吧	
读 读	

《简志》的语法描写以武鸣话为基础,提到了一种工作队没有提及的动词后附音节新格式,即重叠格式,并指出“各地壮语都有类似的现象”。书中对这类后附音节语法性质的描述与工作队的描述接近,并且提到,其他形式的后附音节都是描绘动作状貌的。这更加促使我们希望深入了解其形式和意义的关系。

覃国生(1981)根据柳江壮话的材料,指出这类格式十分固定的后附成分使动词具有“催促”、“命令”的意义。梁敏(1982)以武鸣壮话和邕宁下楞壮话(作者的母语)为依据,系统研究了壮语形容词、名词、动词的后附音节。作者对下楞壮话动词后附音节的描写如下:

除能愿动词和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外,多数动词,尤其是对事物表示处置意味的动词都可以带一个声母与动词相同,韵母为-e³、ət⁷或-ok⁷的音节,给动词的意义加上“随便”或“故意、索性”等附加意义。其中带Δe³音节的附加意义较弱,带Δət⁷的意义较强,带Δok⁷的意义更强烈些。(Δ代表与动词相同的声母,下同)例如:

tham ⁵ 砍	~ the ³ 随便砍, 砍掉
	~ thət ⁷ 随便砍, 索性砍
	~ thok ⁷ 索性砍掉
naŋ ⁶ 坐	~ ne ³ 随便坐, 故意坐
	~ nət ⁷ 故意坐, 索性坐
	~ nok ⁷ 故意坐, 索性坐(不管是否干净, 别人是否介意或是否同意)
tsai ¹ 犁	~ tse ³ 随便犁, 犁掉
	~ tsət ⁷ 随便犁, 索性犁

~tsok⁷ 故意犁，索性犁

作者也谈到：

武鸣壮话类似的后附音节 Δau 有催促的意思，后附音节 Δak 有随便或索性的意思， Δak 的声调随动词本身的声调而变化，动词是单数调的 Δak 念第 7 调，动词是双数调的， Δak 念第 8 调。例如：

ram³砍 ~rau⁵ 快砍吧！~rak⁷ 随便砍，索性砍
 ~rau⁵~rak⁷ 随便砍掉，索性砍掉
 ~rak⁷rak⁷（同上）
 naŋ⁶坐 ~nau⁵ 快坐吧！~nak⁸ 随便坐，索性坐下
 ~nau⁵~nak⁸ 随便乱坐，索性坐下
 ~nak⁸nak⁸ 随便地到处乱坐

这篇文章明确地把这类后附音节同描绘动作的声音或状态的后附音节区分开来，因为后者“声韵母跟动词本身的声韵母没有必然的联系，所表示的意思也各不相同”。至于这类后附音节的性质，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

“动词后带 Δe^3 、 Δet^7 、 Δok^7 等后附音节的，虽然它们的语音结构在各地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这些后附音节均以动词的声母为声母，它们跟动词的结合非常密切，绝对不能跟宾语或补语等成分分开（引者按：这一点与其他绘声绘形的后附音节不同），它们的重叠形式也不能被其他成分分开。如果构成 ACAB 重叠形式的话，AC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单独使用。这类后附音节往往给动词增添‘随便、索性’等意思。带后附音节的动词及其重叠形式常用作句子中的谓语。也可以作定语。它们都可以带宾语，也可以受其他词类的修饰补充。”由于“它们的声母跟动词的声母必然相同，它们的声调基本固定或有严格的规律可循，而且它们必须附着在动词后面，表示‘随便’或‘索性’等固定的附加意义，所以把这类音节处理为动词词尾还是恰当的。它们和动词构成的 AB、AABB、ABAB 和 ACAB 等形式都是复合词，在文字上要连写，但由于它们的结构都有规律可循，只要在词典和语法书中加以说明，就不必一一收录。”

张元生、覃晓航（1993）也指出，壮语的行为动词词尾 -au⁵、-ak^{7/8} 表示“索性”、“干脆”、“催促”、“随意处置”等意。

以上诸家的论述都把这类动词后附音节定性为词尾，表达“索性”、“干脆”、“催促”、“随意处置”等意。工作队确认了这类语法现象在壮语各个方言土语里面普遍存在。袁家骅主张 -ak、-ek 属于构形成分，但他说“应该在词典里成为独立的条目，举例说明用法”，语焉不详，不知是指包含这些词尾的动词都应该成为独立的条目，还是说仅仅把这几个词尾列为独立的条目。前一种处理方法很难穷尽列举，后一种理解又过于抽象，不知道它们到底可以用在哪些动词后面。梁敏通过单一地点语料的深入调查，对这种现象作了系统的分析。他一方面追随前人，主张把这些后附音节定性为词尾，另一方面又指出“由于它们的结构都有规律可循，只要在词典和语法书中加以说明，就不必一一收录”。我们从后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来，事实上把这些动词组合一一收录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其能产性特别强，很多行为动词都可以带这样的后附音节，表达特定的语法意义。

如果说，一个语言系统里的词汇是有限的，是可以穷尽的（尽管是在理论上），那么对待这种以同一方式无限派生出新词的现象到底应该怎么理解？这类成分的语法意义到底是什

么? 专家们的看法实际上很不一致, 虽然普遍认为它们表达“索性”、“干脆”、“催促”、“随意处置”等意, 但哪个词尾表达“索性”, 哪个词尾表达“干脆”, 哪个词尾表达“催促”, 哪个词尾表达“随意处置”, 各家的意见还是分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专家们对语法意义的认识随动词小类的不同有细微差别, 比如梁敏先生对邕宁语料的处理, $tham^5the^3$ 翻译成汉语是“随便砍, 砍掉”, $naŋ^6ne^3$ 翻译成汉语是“随便坐, 故意坐”, 有的研究者又说这是“索性坐”。这明显是因为“砍”和“坐”这两个动词性质不同, 翻译的处理才会不同。相同形式(Δe^3)表达的语法意义应该是一样的, 但在与不同动词组合时翻译上可能会有所不同, 这是跨语言交际中的正常现象, 而研究者和语料提供者往往受到翻译的影响, 以为它们在意义上有细微差别, 而又实在看不出差别在哪里。

正如工作队(1958)指出的那样, 各地普遍存在 au 、 $a:k$ (或其对应形式) 两个后附形式。而梁敏(1982)、袁家骅(1958)则表明下楞、武鸣都存在一个与 $a:k$ 形义接近的形式。由于可以见到的语料有限, 此处只讨论前两个形式。

二 动词的类型和范围

就目前的材料看, 出现在这类结构里的动词都是单音节的, 基本上都是表示具体的行为、动作。韦庆稳等(1980)认为“表示行为、动作的动词, 能加词尾- Xau^5 和- $Xa:k^7$ 分别表示催促和随意处置的意思”。这基本上继承了工作队(1958)的观点。梁敏(1982)认为: “除能愿动词和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外, 多数动词, 尤其是对事物表示处置意味的动词都可以带一个声母与动词相同, 韵母为- e^3 、 $ət^7$ 或- ok^7 的音节, 给动词的意义加上‘随便’或‘故意、索性’等附加意义。”

李旭练(2011)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对都安壮语动词与后附音节的组合作了系统考察, 他列举了 228 个带 Δau (相当于武鸣的- au) 和 218 个带 Δok (相当于武鸣的 $\Delta a:k$) 的动词组合。我们考察了这些动词, 发现它们也都是单音节的, 里面既有本身含有处置意味的“卖、买、关、分”等, 也有跟处置义没有任何关联的“醒、问、进、请”等。值得注意的是, 所有人举例中都不包括表示能愿、心理活动、判断、存在的动词。本文作者之一依常生 2013 年 7、8 月间针对“后附音节”做的专题调查结论与此相同: 属于近标准音区的武鸣太平镇壮语只有 $a:k$ 一种“后附音节”, 而且后带 $a:k$ 的动词主要是行为动词。心理、能愿动词以及“称赞、学习”等词没有这类后附音节, 趋向动词和表示可反复进行的短暂动作的动词一般也不能带, 但视具体语境有的可以加 $a:k$ 。所以可以大致断定, 带这些后附音节的动词是一般的单音节行为动词。

李旭练还发现, 都安壮话里的 Δau 声调也随词根动词的调类不同而变化:

$A\Delta au$ 与动词的声母相同, 动词为单数调的, 为第 5 调, 动词为双数调的, 为第 4 调 (与武鸣、邕宁不同)。表示催促。如:

dam^1 种 $dam^1 d\au^5$ 快种 lum^2 忘记 $lum^2 l\au^4$ 快忘记

不论是单数调还是双数调的 $A\Delta au$ 式, 都会因为使用对象、场合的不同而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

(1) 当某人正在进行某种行为动作, 另一个人在旁边使用 $A\Delta au$ 式对其发出信息时, 表示“催促、命令”的意义。如:

bun¹lap⁷kwa⁵, ðau²kwe³kəu⁵liu⁴ci⁶pai¹ ðam². 天黑了, 咱快点割完就回家。

天 黑 过 咱 割 (快) 完 就 去 家

ðai² ðəu⁴, num⁵ha:u⁶nei⁴daŋ²ŋon²ɛok¹⁰pai¹tau³ ðai²bou⁵liu⁴.

写 (快) 慢 这么 到 明天 去 都 写 不完

快写, 这么慢到明天都写不完。

(2) 当陈述某件事情的时候, AΔəu 式表示“随便”意义。如:

kou¹ha:k¹⁰həu⁴liu⁴ci⁶tau⁵ ðam².

我稀里哗啦学完就回家。

我 学 (快) 完 就 回 家

la:u⁶θai¹ θom¹θəu⁵liu⁴ci⁶ðoŋ²taŋ².

老师随便教完就下课。

老师 教 (快) 完 就 下 堂

李旭练发现这类后附音节具有语法作用, 所以他称之为“后缀”。

三 “动词+后附音节”结构表达的处置情景

考察所有的动词后附音节结构, 我们发现它们都包含下列特点:

1. 正如梁敏指出的, 武鸣壮话能带 au⁵、ak、都安壮话能带后附音节-əu-、-ok 的都是行为动词 (汉语意义暂用原文): sak⁸səu⁴快洗、ban²bəu⁴快磨、tam¹tok⁷干脆点舂。

2. 都安-əu-及其对应形式表示说话者主观上希望事情快点进行, 或客观上一件事情进行得快而无效率。同一个情景之内包含两个事件方面: (1) 行为动作导致的事件快速进行; (2) 施动者放任行为出现不如意的结果。如:

bun¹lap⁷kwa⁵, ðau²kwe³kəu⁵liu⁴ci⁶pai¹ ðam².

天 黑 过 咱 割 (快) 完 就 去 家

天黑了, 咱快点割完就回家。(1.收割; 2.迅速进行, 不管结果如何)

ðai² ðəu⁴, num⁵ha:u⁶nei⁴daŋ²ŋon²ɛok¹⁰pai¹tau³ ðai²bou⁵liu⁴.

写 (快) 慢 这么 到 明天 去 都 写 不完

快写, 这么慢到明天都写不完。(1.写; 2.不管写的好坏, 写完就行)

kou¹ha:k¹⁰həu⁴liu⁴ci⁶tau⁵ ðam².

我 学 (快) 完 就 回 家

我随随便便地学完就回家。(1.学习; 2.放任出现学习效果不如意的结果)

3. -ok-及其对应形式则表示行为动作快速进行, 且动作发出者不注意态度、方式, 但希望达到理想的结果。如:

都安: ham¹埋葬 ham¹hok⁷干脆点埋——快点埋并且埋葬得利落

dam¹种 dam¹dok⁷干脆点种——快点种并且种得合乎要求

ko:ŋ²呻吟 ko:ŋ²kok⁸干脆点呻吟——快点呻吟并且达到缓解痛苦的目的

下楞: naŋ⁶坐 naŋ⁶nok⁷索性坐——尽快坐下来, 不必顾及别人是否介意或座位是否干净也是同一个情景之内包含两个事件方面: (1) 行为动作导致的事件快速进行; (2) 行为达到说话人期望的结果。

很多学者都谈到这两种结构表达的意义很接近, 我们分析后可以看到它们仅在行为结果的预期上有所不同, 但都有动作发出者主动通过短时间内采取少量行动处理人、事的基本含义。

这让我们联想起汉语界学者们反复讨论的处置式，然而动词加这种后附音节在形式上不符合汉语处置式“在具体词汇表达上致使事件和被致使者两者缺一不可”的构式要求，其中往往有一个事件是隐含的；但符合处置范畴的另一个特点，即“‘作用-效应’关系：构成处置情景的事件间存在紧密的‘作用-效应’关系。一个事件引发另一个事件，前者称‘致使事件’causing event)，后者称‘被使事件’(caused event)”。(叶向阳 2004)我们从以往的研究中确实很少看到关于壮语处置式的论述，有些研究虽然提到了处置式，但根据的语料往往是仿照汉语“把”字句造出来的汉化壮语句子，并且这种形式在壮语里极为不能产！而上文的壮语语料中，动词本身并不表达“处置”的意义，武鸣的 Δau^5 , $\Delta ak^{7/8}$ ，都安壮语的 $\Delta au^{4/5}$, $\Delta ok^{7/8}$ 才使前面的动词具有了“处置”的含义。

由此可见，这组所谓后附形式并不是简单的动词构词词缀，它们处在动词的后面，语音上跟动词相关，但起的作用完全是语法上的，这一作用贯穿全句。因此，它们是一种句法标记。综合都安壮语-əw-、-ok-的句法表达环境，可以看出它们出现的句子都含有处置——致使意义，前面引述的都安壮语例句正确翻译（或者说，说汉语的人能听明白的翻译）应该是这样：

bun¹lap⁷kwa⁵,dəu²kwe³kəu⁵liu⁴ci⁶pai¹ðan². 天黑了，咱马马虎虎地（把地）割完就回家。

天 黑 过 咱 割（快）完 就去 家

ðai²ðəu⁴,num⁵həu⁶nei⁴daŋ²ŋon²ɛok¹⁰pai¹tau³ðai²bou⁵liu⁴.

写（快）慢 这么 到 明天 去 都 写 不完

快点写！这么慢到明天都写不完。

kou¹hak¹⁰həu⁴liu⁴ci⁶tau⁵ðan².

我马马虎虎地把学习搞完就回家。

我 学（快）完 就 回家

表示处置意义的正是这些“后附形式”。这些“后附形式”有如下特点：1.总是位于动词或动词组合后面；2.没有固定的形式，但是形式构成有固定的规律；3.表达特定的语法意义，该语法意义在壮语各地方言土语中基本相同；4.该形式在各地壮语里的表现形式稍有不同（主要是韵母和声调分布不同），但构成方式相似。

因此，我们认为，都安的-əw-、-ok-不是一般的“后附音节”，而是表达句法意义的构形后缀。这类后缀是一种独特的处置结构语法标记，它们与我们已知的其他语言中的动词构形后缀的形式不同。表面上看，它们没有固定的形式，只能依附在动词的后面，声母、声调随主要动词变化（这可能也是长期以来研究者称之为“后附音节”的重要原因）；而实际上，这种结构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即声母与前面的动词相同，韵母、声调固定，同时具有很强的能产性。具体到某一个动词，它们的形式都是固定的，不过是必须粘着在动词的后面而已，却因而可以在话语交际中创造出无数新的“后附音节”来。这种结构附着在动词后面，就形成了在壮语里极具能产性的处置式。用同样的方法去理解武鸣、下楞的动词后附音节，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四 结 论

壮语动词的粘着型处置范畴标记（武鸣 Δau^5 , $\Delta ak^{7/8}$ ，都安 $\Delta au^{4/5}$, $\Delta ok^{7/8}$ ）出现在单音节行为动词后，其语音形式是声母与动词相同，与固定韵母拼合构形，其中开音节形式的

声调有的方言固定不变（武鸣和多数地方是第5调，下楞是第3调），有的方言依据动词声调是奇数调还是偶数调而分属5、6调（据袁家骅1958）或5、4调（都安），促声音节形式依动词的声调属于奇数调还是偶数调而分属7、8调，语音上与动词的关系紧密；语法上表达处置的语法意义，这种语法形式虽然紧跟动词之后并与动词存在紧密的语音关系，但在功能上并不单纯是动词的附庸，而是表达了整个句子的处置含义。两种不同的语音形式在表达上有细微区别，主要是说话人对事件结果的预期放任与否的区别。以前研究中提到的“随便、催促”等含义只是其表象。壮语动词利用这种形态手段而不是类似汉语把字句（介词宾语提前）这样的手段表达处置范畴，是汉藏语系诸语言里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学者从体貌的角度考察壮语里的这种语言现象，我们认为把它们看作处置范畴标记更符合壮语的实际情况。

关于侗台语族语言的“后附音节”，以往的研究证明其中大部分属于构词成分。但是像壮语这类具有句法作用的动词构形后缀尚未获得充分的研究，类似材料也尚未在泰语、傣语等台语支语言中发现，亦不见于侗、水等侗水语支语言。从已经刊布的语料来看，壮语还有很多动词的“后附音节”具有规律性的构成，表达特定的语法意义。这种常见而难解的语法现象早已受到调查者注意，并进行了长期的分析讨论，但似乎还没有人从语法功能的角度对其做系统的定性分析。本文利用壮语材料，分析其中特点较为明显的处置范畴标记，可以看出，所谓动词后附音节虽然在语音上跟动词密切相关，但在语法结构上并不仅仅是动词的附加成分，它们是句子的结构意义表达手段。这说明在语序、虚词以外，壮语也存在粘着型语法表达手段。

参考文献

- 刀承华：《也谈傣语德宏方言中动词和形容词的后附成分》，《民族语文》1984年第5期。
-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一工作队：《壮语构词法纲要》，广西民族出版社，1959年。
-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一工作队：《壮语方言语法的几个问题》，广西民族出版社，1958年。
- 郭锐、叶向阳：《致使的类型学和汉语的致使表达》，第一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论文（新加坡），2001年。
- 郭锐：《把字句的语义构造和论元结构》，《语言学论丛》第28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 李方桂：《剥隘土语（上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 李锦芳、莫轻业：《横县壮语AbA形容词重叠式的语义构成及语法功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
- 李旭练：《都安壮语形态变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
-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梁敏：《壮语形容词、名词、动词后附音节的研究》，《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
- 瞿霭堂：《藏语动词曲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民族语文》1985年第1期。
- 覃国生：《壮语柳江话动词、形容词的后附成分》，《民族语文》1981年第4期。
- 覃晓航：《壮语特殊语法现象研究》，民族出版社，1995年。
- 王辅世、王德光：《贵州威宁苗语的状词》，《语言研究》1983年第2期。
- 韦景云、何霜、罗永现：《燕齐壮语参考语法》，民族出版社，2010年。

- 韦庆稳、覃国生：《壮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0年。
- 韦庆稳：《壮语语法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
- 叶向阳：《“把”字句的致使性解释》，《世界汉语教学》2004年第2期。
- 袁家骅：《武鸣壮语词法初步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1958年。转引自《袁家骅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张公瑾：《傣语德宏方言中动词和形容词的后附形式》，《民族语文》1979年第2期。
- 张均如等：《壮语方言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
- 张元生、覃晓航：《现代壮汉语比较语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 周国炎：《布依语处置式的产生和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 Scovel, Thomas, Some Observations on Restricted Intensifiers. Ed. by T.W. Gething & Nguyen Dang Liem: Papers in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No. 6: Tai Studies in Honour of W.J. Gedney p85-95, Michigan University, 1979.

Abstract

Depictive Syllables following verbs, adjectives and nouns abounding in the Tai languages are covered under the generic term “Postposited Syllables” in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Zhuang languages, which may be illustrated by a group of such post-verbal syllables in the Wuming Zhuang dialect with invariable rhymes -au and/or -a:k and variable initials and tones in correlation to those of preceding verbs. This paper conducts analysis on both forms and meanings of such syllables. It concludes that they are bounded morphological suffixes, and convey the grammatical meaning of disposal, with the invariant rhymes assuming the morphological marking of disposal. This study is significant in indicating that in addition to word order and functional particles, bounded morphological verbal suffixes are employed in the Zhuang grammar.

(通信地址：薄文泽 100871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李旭练 100080 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
侬常生 100871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

《中国西南柔勒仡佬语语法》出版

李锦芳教授濒危语言研究团队新作 *A Grammar of Zoulei, Southwest China* (李霞、李锦芳、罗永现著) 在西方著名出版机构 PeterLang (波恩 纽约 牛津) 出版。新书详细描写分析了濒危仡佬语贵州柔勒方言的语法体系。该著作为团队承担的伦敦大学濒危语言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西南仡佬语方言记录研究”的结题成果之一。

韦蓝海